

林海音

两地



北京出版社



两地

林海音

北京出版社

两 地

林 海 音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40开本 6.6印张 124,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200-00348-4/1·54

定 价：1.95元



林海音



臺灣是我的故鄉，北平是我成長的地方。
總希望有一天，噴射機把兩個地方連接
起來，像臺北到臺中那樣，朝暮而午
到，那時就不會有心懸兩地的苦惱了。

林海音

喜读《两地》遥念海音

(序 言)

张光正

不久前看了台湾出版的《两地》，重又勾起对林海音大姐的怀念。这本书是海音自己从一九五〇年一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这一时期作品里选编的散文集。“两地”是北京和台湾。她在本书自序中说：“我以能和这两个地方结不解之缘为幸为荣，并相信和我同感的人一定不少，那么为他们出一本书，也就份所当然了。”

我们张家同海音一家沾亲带故，同样与台湾和北京结不解之缘，自然也是属于和她有“同感”之列的，这本书，读起来就更觉亲切了。

《两地》大体上是一半写对北京生活的回忆，一半写台湾的风土人情。看过以后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海音对她的第二故乡——北京，比第

一故乡——台湾有更加深厚的感情。这正像她自己说过的，是因为在北京住过四分之一世纪，“度过金色的年代”，读书、做事、结婚都在这儿，而且是带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去的。她说：“记得最后一年逛西山是秋天，对满山红叶，有无限山川的离情，知道要走了，要离开依赖了二十多年的第二故乡，心情真是沉重。”（《骑小驴儿上西山》）

从那“最后一年逛西山”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七个秋天了。这些年来，海音在台湾写过一篇又一篇、出版过一本又一本怀念第二故乡的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思乡之情。一九八三年，小说《城南旧事》改编的影片在马尼拉国际电影节获奖后，她在当年新版的这本小说重排本里，又增添了近二十幅珍藏的家人早年肖像和老北京景物照片，使这部脍炙人口又是作者深爱的作品，呈现出更加浓郁的京城风貌，也显现了这部自传体小说主角英子的真面目。由此可见，她对以北京生活时代为背景的作品是多么的珍视和精心。

海音在北京度过的那些岁月，其实是非常艰难坎坷的。记得祖母和父亲对我和弟弟们说过，海音的亲叔在大连惨遭日寇毒害后，她父亲去收尸归来就悲愤病故，当时作为长女的海

音才十三岁。家庭的骤变迫使她初中毕业后报考职业学校，十八岁就步入社会负起赡养寡母、照料弟妹的重担。当时我们全家对海音的令堂、我的爱珍姑妈是深表同情的。至今留在我脑海里的海音大姐，仍然是她初入社会时那充满朝气的脸庞、简朴的衣着和朗爽的性格。每每忆及，常怀亲敬之感。

看到海音现在的照片，那要比年青时发福了、气派了。从她十八岁到现在，整整过去半个世纪，彼此的外貌自然都有很大变化。但令人惊奇的是，她对几十年前老北京的景物还记得那么清楚，像文章里提到的西单拐角那间和兰号食品店、绒线胡同里的瑞玉兴百货铺、安儿胡同口上的烤肉宛饭馆，以至丹凤牌的红头火柴、郎家园的枣子……。这些逝去年代的景物早已被我淡忘了，而她却没有，我想这必是那些眷恋的往事反覆在她心头闪现的原故。

尽管这么多年来海音的声誉、地位也有很大变化，可是她一直在挂念着老北京社会底层的那些贫民百姓。像换取灯儿（火柴）的老太婆、给人缝衣服的大姑娘、富连城的小演员、文华阁的学徒、虎坊桥的老乞丐，还有“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等等，这些旧时代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委曲和苦难，她都满怀同情地

用自己的笔如实地勾划出来，呈现给现代的读者。作为一位成名的台湾作家，能长久保存自己朴实的心性，赞扬弱者，同情苦难，确是难能可贵的。

同海音大姐已阔别四十多年矣！身处两地，恍若隔世。我们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台湾是她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是我欲回而回不去的地方，正像她多年来渴望重逛西山再赏红叶而不能一样。我们彼此只好隔海相望，诉出一个共同的心愿：盼望尽早拆除那隔绝台湾海峡两岸的人为樊篱，“由喷射机把（北京和台湾）两个地方连接起来，……朝发而午至，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两地》自序）

我相信，这样一天的到来不会很远了。

一九八六年元月十四日

自序

《两地》是指台湾和北平（北京）。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长大的地方。我这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两个地方。

公元一九四八年底，我返回台湾，第二年进《国语日报》做编辑，附带主编一个叫《周末》的文艺性周刊。那时的《国语日报》没有今天这么神气，每个星期为了填满这个没有稿费的周刊，自己总要写些文章。我便在那个时期写了许多台湾风土人情的小文，都是听到的，看到的，随手记了下来。材料很多，写作欲也很强，剪报留到今天，纸都发黄变脆了。

北平是我住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地方。读书、做事、结婚都在那儿。度过的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相媲，因此我的文章自然离不开北平。有人说我“比北平人还北平”，我觉得颂扬得体，听了十分舒服。当年我在北平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小远离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回

到台湾一十八载，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现在变了多少了？总希望有一天喷射机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可以常来常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人生应当如此，我相信早晚会做到的。

《两地》，是从最早到公元一九五〇年一月，最新到公元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六年这个长时间里的我的作品中选出来的。台湾和北平是我喜欢的中国的一省和一市。我以能和这两个地方结不解缘为幸为荣，并相信和我同感的人，一定不少，那么为她们出一本书，也就份所当然了。

林 海 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三日在台北

目 录

自 序	1
北平漫笔	
秋的气味	1
男人之禁地	4
换取灯儿的	6
看华表	9
蓝布褂儿	10
排队的小演员	13
陈谷子、烂芝麻	15
文津街	18
挤老米	20
卖冻儿	22
台上、台下	24
一张地图	26
文华阁剪发记	29
天桥上当记	42
黄昏对话	52
吹箫的人	59

虎坊桥·····	75
骑小驴儿上西山·····	83
重读《旧京琐记》·····	88
难忘的姨娘·····	97
思冰令人老·····	109
模特儿“二姑娘”访问记·····	112
家住书坊边——琉璃厂、厂甸、海王 村公园·····	123
英子的乡恋·····	136
新竹白粉·····	148
爱玉冰·····	150
滚水的天然瓦斯·····	152
虱目鱼的成长·····	155
珊 瑚·····	158
说 猴·····	161
台北温泉漫写·····	165
鲈鳗和流氓·····	168
台湾的香花·····	170
魴 鲷·····	173
二百年前的北投·····	175
猪 哥·····	179
台南“度小月”·····	181
穿山甲·····	183
相思仔·····	185

竹.....	188
刨猪公.....	190
爱与牵手.....	193
台湾民俗杂辑	
关于植物的.....	196
冬生娘仔.....	197
宜子宜孙.....	202
烧 金.....	203
妈祖生.....	205
妈祖和台湾的神.....	207
午时水和扒龙船.....	209
过七月.....	211
灶 君.....	213
年的准备.....	215
榕.....	216
掷 筭.....	218
雾社英魂祭.....	221
我的美容师.....	231
故乡一日.....	238
我父亲在新埔那段儿.....	247

北平漫笔

秋的气味

秋天来了，很自然的想起那条街——西单牌楼。

无论从那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和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和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它在街的转角上，首当其冲，就不由得就近去买。

来一斤吧！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裹糖汁的砂子。在等待秤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

而透明，一掰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嫩，一点儿渣儿都没有。“鸭儿广”柔软得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儿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

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铛铛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绒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儿胡同口儿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宛上人了。

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儿，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

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

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它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供卖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的，烤肉出了名，但它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的记住了前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

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诚朴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

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